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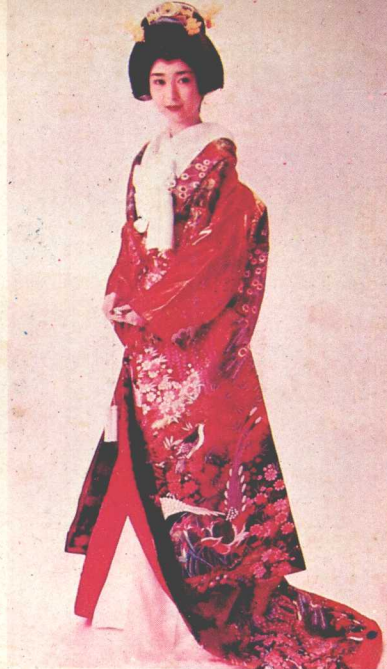
世界之窗世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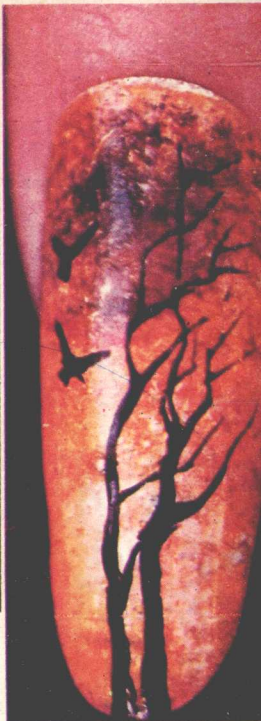
窗



98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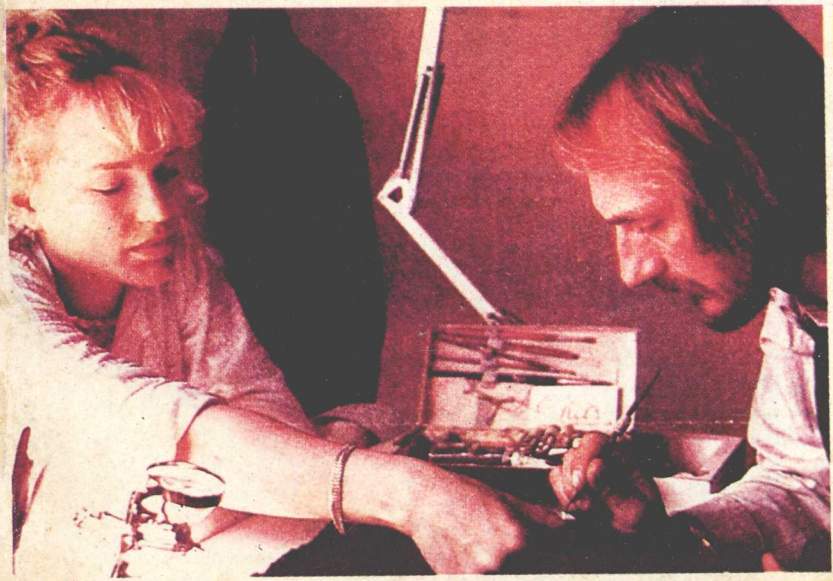
1985 2





指甲上的微画艺术

(详细介绍见正文)



我的“芭蕾人生”

“我每天都在想,怎样才能舞台上给人以更好的形象。”被誉为“东洋一颗明珠”的芭蕾舞家森下洋子对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课题。她又是怎样做的呢? P.4



信息革命不断深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将面临着新的变化。《信息技术淘汰了办公桌》、《计算机改变了经理的生活》、《通过电脑交谈》三文将给你一些启示。 P. 27、P. 36、P. 127

国际刑警在行动
这是一个真实事件的报道,叙述了国际刑警组织怎样追捕一个盗
窃犯。 P. 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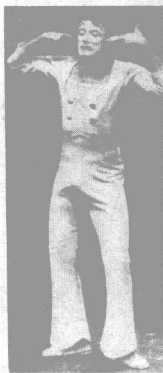
八十年代的法国人

你可知道今日的法国人在想些什么? 他们的价值观念起了何种变化?

P. 116

母亲吁天录

一个母亲为拯救蒙冤的儿子、一个死囚,在日本列岛上奔走呼吁了二十九个春秋。 P.137



哑剧大师马尔索

闻名于世的法国哑剧艺术家马塞尔·马尔索不满足于个人名扬天下,他创办了一所学校,要使古老的艺术开绽新花。 P.122

世界之窗

目 录

人 物	我的“芭蕾人生”——一个演员的自传	〔日〕森下洋子	4
	要活，更要工作——法国“援助癌症患者协会”创始人拿蒂娅	《读者文摘》法文版	15
	肖斯塔科维奇最后的日子		
	——《肖斯塔科维奇一生的片断》之二	〔苏〕索罗廷斯基	19
世 界 经 济	伦敦金融城		
	——信息技术淘汰了办公桌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	27
	大拍卖		
	——哈罗德百货公司的生命线	《读者文摘》意大利文版	32
	计算机改变了经理的生活	〔美〕《幸福》杂志	36
教 育	这些学校为什么会冒尖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40
	开始生活中新的一课		
	——老年人上大学	〔联邦德国〕《斯卡拉》杂志	45
	科学家谈成材之路	〔苏〕《青春》杂志	50
	教育储蓄——加拿大人的智力投资	〔加拿大〕《环球邮报》	54
社 会 侧 影	阿姆斯特丹走私帮的破获		
	——发生在华盛顿的毒品战争	〔美〕《华盛顿人》	56
	“绿毯丛林”——美国西部的“强盗”城	〔苏〕《新闻记者》	69
文 化 艺 术	交响乐团的灵魂		
	——访著名指挥家洛林·马泽尔	〔法〕《今日情况》	77
	不可思议的霹雳舞	〔美〕《巴尔的摩太阳报杂志》	84
	学生的校外教室		
	——参观德意志博物馆	〔联邦德国〕《地理》杂志	88
	踏上歌手之路	〔日〕松田圣子	93
游 记	三城记——萨拉热窝的变迁	〔南〕《南斯拉夫评论》	99
	玫瑰王国——埃尔福特的国际花展	〔苏〕《环球》杂志	103
小 说	骗子	〔法〕贝勒马尔	107

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法 国 警	八十年代的法国人 法国人的不安 哑剧大师马尔索 哑剧小史	〔法〕《快报》周刊	116
		〔法〕《观察家新闻》	121
		〔美〕《地理》杂志	122
		〔法〕《大百科全书》	126
科 技 卫 生	通过电脑交谈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使用录像好处多 最新研究：盐类能够降低血压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127
		〔联邦德国〕《明星》画刊	131
		〔美〕《明星报》	165
司 法 与 情 报	持续九年的抗争 ——一个黑人妇女同警察局的一场官司 母亲吁天录 出卖情报者的下场	〔美〕《人民》杂志	133
		〔日〕《文艺春秋》	137
		〔科威特〕《复兴》周刊	147
世 界 见 闻	闪光的怪物 ——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参观印象记 牛仔裤进入垂暮之年 死里逃生——民航史上的一次奇遇	〔法〕吉·德·萨里热	150
		〔法〕《新观察家》	154
		《读者文摘》西班牙文版	157
知 小 识 品	指甲上的微画艺术 礼貌与礼节	〔西班牙〕《改革16》杂志	161
		〔芬兰〕《赫尔辛基新闻》	163
书 摘	国际刑警在行动 ——记一件重大窃案的破获	〔美〕《国际刑警组织大案集》	166
漫 画	(112) (113) (114) (115)		
其 他	苏联影坛红星阿连托娃(68) 最长的围巾(106) 夜总会开放老年 顾客专场(14) 小启(156)		
封 面	法国家喻户晓的白脸丑角 ——哑剧大师马尔索创造的形象		

我的“芭蕾人生”

一个演员的自传

〔日〕森下洋子

被誉为“东洋的一颗明珠”的日本芭蕾舞家森下洋子从小就想“成为象英国著名舞蹈家玛戈·芳婷那样的芭蕾明星”。1969年她初次获日本舞蹈家协会奖。1971年正式加入松山芭蕾舞团，1974年在第七届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中获金奖。其后，日本文部省送她到现代著名芭蕾舞家几乎都要去“朝圣”的摩纳哥深造一年。1975年她以《天鹅湖》获日本艺术节大奖。她曾两次访问我国，演出了《白毛女》、《吉赛尔》等名剧，在我国观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文选自森下洋子的自传性散文集《一个芭蕾舞女演员的热情》。——译者

为舞而生活

人为何而生，又为何而死，这个问题我不了解。

人是为快乐而生的吗？也许是为忍受哀愁而生的也未可知。

但现在我却仅仅为舞蹈而生活着。如果在人世以外的空间，有人在看着我的话，他一定会对我说：“为舞蹈而生活着吧，这也很好呀！”

我为何要生在广岛？这也许只有神才会知道。

在我出生之前的昭和20年（1945）8月里，自空中落下了恶魔手中的太阳^①。如果没有这一瞬间，我的舞台生活将会给我的祖辈们多大的喜悦呀！但是，就因为有了这一瞬间，他们都不能和我见面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生到这世界上来也不能同他们同欢乐，共哀愁了。



人总是希望忘却那些不愉快的往事，我的母亲也不爱提起过去的事情。可是，唯独有一个人，她以跨越生和死的悲哀的不屈精神，无言地告诉了我一切。

这个人就是我的母亲的母亲，我的外祖母。外祖母对谁都不发牢骚，没有一句怨言，她的名字叫晴世。昭和20年8月6日的早晨，她在广岛的家里，受到了那次恶魔的太阳热光和风暴的袭击。外祖母（当然，由于我尚未出生，这一切都是母亲告诉我的）在这一瞬间，半个身体受了烧灼，留下了伤痕，后来她便和那些快死的人一起被抬到江田岛的兵营中去了。

当时我母亲还只是个女学生，她看到这光和云的时候，正好是在工厂里。她发疯似的四处去寻找外祖母。几天之后才知道外祖母被抬到江田岛去了。

① 指原子弹。——译者

那里是生和死的分界线。外祖母幸好还活着。这真是一种奇迹，是的，这种时候的人是相信奇迹的。可是，奇迹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们常说奇迹是天赐的，或是由神或佛赐予的。可是我却以为，这恐怕是一个人平常的生活方法所造成的吧。

后来，母亲和当曲棍球选手的父亲结了婚，我就这样出生了。双亲和只剩独个人的外祖母一起，又从成为灰烬的原野上，一步一步地重新开始了严峻的生活道路。身体不自由的外祖母，照顾我和妹妹两个人，由于我身体孱弱，父母亲听了医生的劝告，让我去学芭蕾。那时我正好满三岁。

我的“芭蕾人生”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开始了。

我的外祖母在1980年春天她七十九岁时以天寿逝世。这在烧伤的人中算是活得长的了。当时正巧我在外地演出《吉赛尔》，等到公演完毕回到东京时才得知这个消息，当时我只有茫然的啜泣。

在广岛，我接受了叶室洁先生、洲和满子先生的教诲，然后又投入东京橘秋子先生的门下，受到了严格的训练。恩师橘先生亡故以后，我又加入了松山芭蕾舞团，接受了松山村子的深刻教导，才有了今天的我。使我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是松山先生的力量。

回顾起来，我似乎有这种感觉：在加入松山芭蕾舞团之前，是我的芭蕾生涯的第一期；加入松山芭蕾舞团到我和清水哲太郎的结合，是第二期；演出比利时二十世纪芭蕾舞团的摩利斯·贝沙尔的新作《拉依德》，是第三期。还有第四期，那将是我五十岁以后的事了。

父母有一次说：“洋子的幸运是能够跳舞。无论如何，只要能够跳舞便是幸福。”

现在，不管怎样，我只要能够跳，就把精力集中于跳舞上。我的目标是五十七岁，到那时还有二十多年，在这期间，我将每天

在舞台上乞讨生活。

我每一天都在想,怎样才能使我在舞台上给人以更好的形象,这便是我的课题。

争取金奖

在芭蕾舞的练功房里,四周有一圈称作把杆的圆木棍,直径约有六公分,在地板以上约九十公分的地方。为了那些生得矮小的人,把杆的高度一般有三级。墙壁上都嵌着镜子。

每天早晨,舞蹈演员就开始把杆练习,这种把杆功夫是任何人每天不可缺少要练习的。把杆练习可以使肌肉放松,作好下一课的准备。就在这种把杆练习中,包含着芭蕾舞的一切基本动作,丝毫也不可忽略。

把杆练功之后就是排练节目,一天花五小时至七小时是极普通的事。所以一个节目到上演为止,总要花上几百小时的排练时间。

学习芭蕾,生来具有的“音乐感”和长得“比例匀称”虽说也是重要的,但是自我努力也是极端必要的。天赋极佳而不肯刻苦锻炼的人在芭蕾舞界并不少见,这种人一到十八岁身体就不行了。



1964年在上海演出《白毛女》

宽广的舞台,第一次合作的舞伴,满座的观众,在这些情况之下,即使是演出自己熟练的作品,也会感到有相当的压力。我在和努里耶夫初次合作的时候,在伊丽莎白女王面前演出的时候,在巴黎歌剧院,

在初演贝沙尔的《拉依德》时，都感到有些害怕。然而，这乃是当然的事情，不要被这股压力所压垮。

1974年我二十五岁时，参加了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市举行的第九次国际芭蕾舞比赛，在出场之前就感到有压力。自己觉得跳了二十几年的舞，该拿出一些成绩来，也为参加莫斯科比赛作好准备。不料正巧在这时候，我的脚受了伤，自己准备以最佳状态决一胜负的机会，却没有出场。

第二年清水哲太郎问我：“去参加瓦尔纳的比赛吗？”我立刻就作出决定：“行！去吧！”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两个人都是立志于芭蕾舞的热情燃烧的青年。

举行国际芭蕾舞比赛的城市有莫斯科、美国密苏里州的杰克逊市和瑞士的洛桑等数处，在瓦尔纳举行的是历史上最早最有名的。各处的比赛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定，各有其特色。瓦尔纳的比赛，即使是双人舞，评分都是各人分开计算的。

我们为参加这次比赛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临上场时，想到全日本都在注视着我们，压力就产生了。“一定要胜利呀！”“把金奖拿下来！”碰到的人都是这样鼓励我们。新闻记者也来采访了，我的回答是：“至于金奖嘛……我自己也想试一试哩！”

当人们提到金奖时，我一方面暗暗地期待着，一方面把它变成使自己奋发起来的力量。当时我暗自思忖，我的胆子相当大，事到关键时刻也许会坚强起来的。

可是，老实说，我在拿到金奖之后，心里才落实下来：“啊，这一下可以回日本去了。”

走向世界舞台

瓦尔纳的芭蕾舞比赛，不是每次都发金奖的。如果哪一年演员的表演达不到金奖的水平，这一年就不发金奖。这就意味着，至

少瓦尔纳的比赛的金奖是有高水平的。

当时参加这一比赛的演员有一百十五人，一轮表演就需要四天时间。因为舞台是露天的，下雨就得延缓一天，此外也还有种种不得不延长日期的情况。

最后还剩九人参加决赛。决赛以后，我不时地到寄宿的旅馆下面去看榜，心情惴惴不安。

评比揭晓：我得到女演员的金奖。男演员的金奖由美国的费尔纳德·蒲福奈斯(十九岁)获得。清水哲太郎得铜奖。过去的比赛中，第一名至第六名的位次，经常是由苏联人独占，这一次终于改变了。我从心底里感谢松山先生和芭蕾舞团。

获得了这次国际芭蕾舞比赛的金奖，这对我们日本舞蹈演员来说，有着一定的重要意义，这就是说日本人的芭蕾舞已经得到了国际的承认。因此，有志于芭蕾的人也有了劲道和希望。这一次比赛使我获得了确实的自信，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我芭蕾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1975年11月，我作为文化厅的研究生被派到摩纳哥的蒙的卡罗去，与比我先去的研究生清水哲太郎一起，在格雷斯王子古典舞蹈研究院接受玛丽卡老师的指导。

玛丽卡曾在巴黎的佳吉列夫芭蕾舞团里得到严格训练，并直接接受作品《仙女们》的创始人米哈依尔·福金的教导。她是一个非常严格而坚强的女性。

我从玛丽卡老师那里获得的教益，决非言语所能形容，她对我说的话，至今还留下非常



玛丽卡老师指导森下洋子练功

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的腿长得有点歪曲，然而，可以研究通过锻炼肌肉的方法来弥补。”

现在人家都说我体态匀称，其实，我是听从老师教导进行锻炼的结果。

玛丽卡老师对我和清水哲太郎非常地爱护，她让我们自由地使用她的练功房，甚至把她的钥匙都交给我们。她早晚在公寓里自己做饭，中午则在食堂里吃，以便有更多的时间辅导我们。

由于玛丽卡老师的怂恿，我在到达摩纳哥的第十天，参加了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的节日演出（各地的舞蹈演员聚集一起庆祝节日）。我与清水哲太郎共同表演了《天鹅湖》第三幕的双人舞。这一次演出受到了好评。从此以后，出国的机会也渐渐地多起来。

松山芭蕾舞团邀请了与我在瓦尔纳国际比赛上同时获得金牌奖的费尔纳德·蒲福奈斯，在1975年5月举行了特别公演，演出了《唐吉珂德》、《海盗》和《天鹅湖》中的双人舞。这两天的公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因此作为回访，费尔纳德于1976年1月邀我去参加他在美国芭蕾舞剧院的演出。6月间，我又被邀参加在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就这样我踏上了世界舞台。

漫长的道路

在华丽的舞台上，踩着轻盈的舞步，扮演白天鹅式的小妖精，这是演员们日常苦练的结果，决不象幻想中那么轻而易举。学习芭蕾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要从小时候起，经过十几年，不，几十年的漫长道路。

芭蕾舞团举办的定期公演，门票的收入要作为芭蕾舞团的经费，演员的收入较为有限。由于这样的原因，一个演员必须到芭蕾舞团附设的训练班去教课，或者自己开设芭蕾舞教室，以此来维持生活。为了使自己的芭蕾事业能够继续下去，不得不先解决



在悉尼，为观众们签名留念

吃饭问题而减少练习的时间，这是日本芭蕾界的现实。

我从进入武藏野市立第一初中，直至吉祥寺高中毕业，是以内弟子的形式寄宿在橘芭蕾舞团的宿舍里上学的。在初中时代，从学校回来就得练功，伙食是由高年级的学生来准备的。等到上了高中，就要由我

来烧给低年级的学生吃了。早晨六时起身后就要把大家的饭盒子准备好。

橘秋子先生不但在芭蕾方面，连烹调、教育、缝纫等方面也是非常严格的。有些粗看似乎和芭蕾没有关系的课目，如穿着和服插花、沏茶、直至日本民族舞蹈，他都对我们进行严格的教导。

1983年5月，日本广播协会的教育电视节目中，放映了《森下洋子的世界》记录片，看到自己穿着和服插花等镜头，引起了我对橘秋子先生的怀念。

在这个节目中，我回答了摩里斯·贝雅尔的采访，他在报道中说：“……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舞蹈家的身上，日本的传统和纯粹西洋的技术竟然同时并存。”他的评论使我再一次感受到橘先生对我的教导是多么的至关重要。

高中毕业后，我曾两次到美国去深造。为了不愿意增加双亲的负担，在练功的百忙之中，还是抽出时间来过自炊的生活。

回国后，加入了松山芭蕾舞团，就在青山附近一家木结构的公寓找到了房子，开始了自立的生活。

这是十二、三年以前的事情。房租三万三千日元，包括一间

六席^①，一间三席，厨房也是三席左右，还有浴室、厕所，在青山地方算是便宜的了。大家都很羡慕。

全靠自力

我高中毕业以后，就完全不依靠家里了。平日省吃俭用，只是有时为了参考才去看几次电影或戏剧。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娱乐。还有其他种种事情，也使我烦恼。我执教的横须贺芭蕾舞教室，每年要举行一次汇报演出，连学生用的服装也要我一手负责，彻夜缝制，借此收入一些缝制费。平时只买些肉和蔬菜等便宜的商品做几样家常菜，连续吃上三、四天。平时的练功对我来说花费也要比人多。比如我的舞鞋的耗费就要比别人多好几倍，为此，我不得不在其他方面更加节省。有一天正在发愁的时候，松山村子先生给我送来了买舞鞋的钱，这真使我感谢万分，几乎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我要感谢我的双亲，他们总想在经济上对我提供一些帮助，但是我没有接受。只是有一次家里被贼偷了，刚从舞蹈教室收来的钱全部被盗。不得已只好求助双亲帮助，但后来这钱也还清了。

现在仍觉得，为了糊口花的劳动太多了，但是从中我也获得了生活的经验，还是值得高兴的。要什么有什么，对舞蹈演员来说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作为一个职业舞蹈演员，就应该是一个人独立生活，我想这是不能忘记的。

我曾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但是尽心地游览名胜古迹可以说只有数得清的几次。这是因为我的旅行，几乎都不是为了游览，而是为了公演。难得也想悠哉游哉地玩一番，但总是事与愿违不能从心。

^① 日本人计算房间面积以席为单位，一席约宽一米，长二米。——译者

在国外的演出多数是作为那里的芭蕾舞团的客人而去表演的，对于自己表演的节目必须是完美无缺，所以每到一地，郊外不必说了，即使大街上也难得有时间去逛逛。

在外国的公演中，最能引起我的回忆的，是1971年和1979年两次作为松山芭蕾舞团的成员到中国去旅行演出。

《天鹅湖》与我的成长

人们常常说，芭蕾是以《天鹅湖》开始，以《天鹅湖》完结。

1983年春，在松山芭蕾舞团的纪念公演中，第一次和努里耶夫合作演出《天鹅湖》，这时候我有了实感。

对于这个《天鹅湖》，是不是局限于美丽的童话世界，这要看对它解释如何而定了。

我遇见“天鹅”时，还只十五岁。

最初表演奥杰塔的时候，我真担心是否能够演到终场。这首先是因为我当时并不喜欢《天鹅湖》。也许是由于只有十五岁的年龄吧，我以为表演的不是人而是天鹅，所以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表现，只是一味地去记住它的动作。

后来，我又表演了不知多少次，在很长时间里，表演白天鹅使我负担很重。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种非常需要注意的舞蹈，愈演愈会暴露自己的缺点。真没有办法，使人完全失去了自信。

这种情形一直到我在日本音乐鉴赏公演中才突然有了有趣的



与清水哲太郎跳黑天鹅双人舞

发展。我已经第三十二次演《天鹅湖》了，由于身体渐渐习惯于这一舞蹈，因此，作品所表演的优美高超，深邃隽永，自己也觉得忽有所悟。

对于黑天鹅奥吉丽雅的解释也不同了。过去，因为她是欺骗王子的，所以只感到她的华美，富于挑逗性；而现在开始感到了“她”的纯洁的美。她具有与奥杰塔同样的女性的美，女性的温柔和可爱。

我想奥杰塔在形体上虽然是天鹅，但在她的动作中，却具有着一个女性所有的本质的美，既坚强又纤弱。

象这样来解释《天鹅湖》，便会感到第二幕的音乐更为悦耳和能够理解了。这是多么动人的旋律呀！踏着轻盈的舞步，只觉得心旷神怡。

是一只天鹅，但是她对于人间的悲惨、苦恼和喜悦，又是都能感觉到的。舞剧看来象是在描写天鹅的美丽的童话世界，但实际上它是描写人的心灵，描写善良可以战胜邪恶。在这个意义上，象《天鹅湖》那样要求表演深刻的内心世界的芭蕾舞剧是很少的。

表现《天鹅湖》，也就是怎样表现自己的心灵吧，我想，表演奥杰塔的变化和我的成长也不无关系吧。

(安可译)

夜总会开放老年顾客专场

意大利米兰一家最现代化的音乐跳舞夜总会，每星期一、五下午只对老年人开放，顾客的年龄不得低于退休年龄。在这里，那些老年顾客可以听到他们所熟悉的四十年代的音乐，可以结伴跳舞，还能欣赏已退休的歌唱家、诗人、小说家、钢琴家的表演。

(陈洪生译自〔意〕《晚邮报》)